

A Contemporary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js2wuDWi0U>

讲师：

当代佛教视角下的神话、语言、全球化和社会价值观

谢谢你们的介绍。能够来到这个培训中心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

台湾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，而今天，他们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。我想，这也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类似的教育中心和大学接受培训的缘故。

你们可能知道我是佛教徒，所以我只能像佛教徒那样说话——虽然这已经有些夸张了！来这里之前，我问过两位教授，佛教研究属于哪一类学科。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，拥有许多优秀的大学，但即便如此，佛教研究往往也只能被归入人类学、历史、文化这类学科领域，从未能跻身精确科学的范畴。我认为原因有很多，但我并不是想把佛教研究局限于某个学术部门，那是错误的。

佛教至今已有近2600年的历史，也就是说，它年纪很大了——而我们通常不太信任老年人。佛教已传播到许多国家：印度尼西亚、西藏、中国、泰国等等，这些国家本身就相当复杂，而且那里并没有裸体食人族四处游荡。这些国家拥有令人惊叹的文化、语言和思维方式，佛教无疑受到了它们深刻的影响。于是人们可能会问：如今被称为“佛教”的东西，有多少是印度尼西亚的、泰国的、斯里兰卡的？

据说毛泽东曾对达赖喇嘛说，宗教是毒药。这种想法实际上起源于西方——无需把毛泽东列为作者，他不配得到这样的赞誉。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许多现代西方意识形态都推崇进步思想，进步、现代性和时效性被视为至关重要；而一切古老的东西，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过时的、失效的、可以丢弃的。

17世纪末18世纪初，西方兴起了一场名为理性主义的运动——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无需我多作解释。那是一个论争的时代，甚至被称为“启蒙时代”。我认为对那些思想家而言，这无疑令人振奋的。别把我的话太放在心上，也许我只是一个学过佛教、见识有限的藏传佛教喇嘛！

我想说的是，理性主义时代，即启蒙时代，反抗了宗教——而这其中有充分的理由。当时教会势力非常强大，对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举行“火祭”，处决异见者。在启蒙运动时期，思想家们正是在反抗这样的宗教。这种理性主义和逻辑在今天仍然适用，对吧？

不过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：这些人虽然是在反抗宗教，但不知何故，他们把印度的正理派、佛教和耆那教，以及中国的道教，也一并划入了打击对象。然而，假如那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、思想进步的人，真的去读一些佛教、正理派或耆那教的著作，我认为他们的态度一定会改变。毕竟，谁知道呢——佛教会不会是第一个提出民主理念的宗教？佛教的三大要素是佛、法、僧，而僧伽本身就是民主的。

此外，除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之外，还有经验主义——经验！经验！然后科学技术出现了，而它们

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飞机在飞行，我们亲眼所见；佛教徒可以谈论佛陀的光环谈上好几个小时，但那光环是看不见的。飞机能飞，人类能登上月球，发明了火柴，发明了抗生素。在我看来，启蒙运动之后，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当下的生活。

藏语中有一个表达："tshur-thong"，意思是"观察被观察者"，也就是"所见即所得，其余的都不重要"。于是，科技和一切科技产品成了标准——你只相信你看到的，对其余的漠然视之。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话："我们只活一次。"也许正因如此，有形的物质世界变得愈加重要，成为了最重要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：除了我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和所能做到的，其余的都不重要；天堂、地狱、来世，都只是幻想和偏见。

我容易被这样那样的事情分心，对此深感抱歉。但我想解释的，是当今人们如何看待佛教。如果你足够幸运，即使是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，你也只能在人类学系或历史学系找到它。

我们继续说。然后，殖民化开始了。我不记得是谁先开始的，似乎是葡萄牙人，请我的葡萄牙朋友们原谅我。当然，以上所述均为一般性的描述。据说宗萨钦哲仁波切喜欢把所有事情都概括化——对此我的回答是：不然我们还能怎么谈呢？就连"你好吗？"也是一种概括。我身上哪一部分吸引你——手指？头发？概括，是我们这类人唯一能够沟通的方式。

简而言之，殖民化开始了，而在我看来，这件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，尤其是在二战之后。最近有位教授谈到了全球化。当然，它也有其好处，但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要把西方化误认为全球化。例如，现代化——这究竟是现代化，还是西方化？如果把台北所有的中文招牌和符号都去掉，剩下的就只是圣地亚哥的唐人街了。餐厅里挂着红灯笼，有人弹奏古琴，但这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当然，乍一看是这样——我无意冒犯台北，它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。

今天我坐了一辆出租车……这个故事比较负面，对此我深表歉意。我喜欢台北的出租车和车里的氛围，播放的是受日本音乐影响的台湾音乐。我当时心想："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真是无处不在。"对不起。当代流行音乐，正是现代化与西方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在中国流行音乐里看不到任何中国元素，只剩下语言。

我必须说明，我并不是在评判西方的好坏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它与其他文化不同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东方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——老子、庄子在中国，佛陀在印度；其中许多人比西方的先贤更为古老，也广为人知。这不是什么原始的萨满教图姆巴-尤姆巴文化，不是四处游荡的土著部落。从语言的角度来看，在印度，梵语、泰米尔语、卡纳达语都非常了不起；中文更是无限深广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过去的一些思想家相当进步，在查瓦克哲学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哲学思想。
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一切如今都被视为一种"宗教"。直到不久以前，耆那教、正理派和佛教在印度都不被认为是宗教，我也确信它们不是什么"灵性体系"。我喜欢"道"的中文翻译——"方法"，庄子之道，我喜欢这条"路"。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灵性。把佛教称为宗教，就如同把物理学称为教派；把佛陀

视为神，就如同把伽利略或达尔文视为神一样。

影响这一切的因素有很多，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语言——语言与惯例。我想了解一下"约定俗成"的含义："当某事物被认为是某种事物的标准范例时。"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正如我所说，殖民化和二战之后，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。我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，用不同的方式讲述故事，我们拍电影，也写书。现代印度作家在写作、思考和讲述故事时，努力效仿英国人的方式——我请求我的印度朋友们原谅我。他们想要布克奖，或者诺贝尔文学奖。

我想解释的是，所有事情是如何被评估和解读的。如果你深入研究佛教哲学，或者我认为是道教哲学，那么语言就会不同——"好"是什么意思？"坏"又是什么意思？殖民入侵和二战之后，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今天早上我在书店里，顺使用了那里的洗手间，厕所很大，里面有个牌子写着："请勿站在座位上。"15年后，将不再需要这类标志，因为人们会忘记他们曾经可以那样做，那种行为自然也就消失了。"神圣的"与"世俗的"，这两个词的含义已经改变，衡量的标准也已改变。

如何衡量幸福？问问年轻人，他们会说：幸福就是拥有言论自由，以及人权。我不是说这样做不对。但如果你问12世纪的印度哲学家寂天菩萨如何衡量幸福，他会反问你："你有多自恋？"在他看来，一个人越自恋，就越不可能得到幸福；减少自恋，才能增加幸福感。这两把尺子，量出的是相反的结果。

再说说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在西方，即使在宗教社会中，修行也是为了抵达天堂般的境界；现代社会的追求，或许是自由与独立。如果你问龙树菩萨，他会回答：佛教徒的目标，是从妄念中觉醒。

伦理道德也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什么是合乎伦理的？什么是道德的？二战前后，这些概念有所不同。在西方，道德非常重要——打开《纽约时报》或《卫报》，如果他们攻击像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，他们打出的王牌就是道德伦理。如果你问弥勒佛，他会回答："是的，这很重要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事。"没有智慧，道德就只是一根刺，它只会让你变成一个骄傲自满、虚伪的正义之士。

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我们把什么称为真理？东方和西方对此看法不同，更确切地说，即便是现在的东方，与古代的东方相比也已存在差异。去哪里寻找真理？答案各不相同。在西方，人们观察月亮、星星、原子和外部世界；而在东方，尤其是佛教徒中，并不太在意外在的表象，而是向内探寻真理。我读过一些道教书籍，那里的说法也是如此。不仅方向不同，探寻的方法也不同。

例如在佛教中，修行分为基础、道路和结果；观点、禅修、行为。在修行之道上，佛教的路径截然不同：伦理道德当然也包含在内，但修行之道在于自律，自律分为三种。最基础的一种是道德——不要酗酒，不要杀生，等等；第二种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心的修炼；而第三种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智慧的修炼。

我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探寻真理，这一点值得那些希望加深对佛教理解的人留意，因为它很有意思。如果你研读西方哲学，会发现它更注重追求绝对真理；佛教则不同——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同等重要。在西方哲学中，我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特点：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融合，以及从本质上讲，真理与谎言实为不可分割。

让我简要谈谈佛教对万物的看法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展开。人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许多文化已经消失——这倒也没那么重要，不必为此承受太大的负担。也许30年后你们就不再用筷子了，但这没关系。不过，有些古老的文化和教义确实值得我们去保存，比如阿育吠陀，也就是印度传统医学，以及中医，它们能够拯救生命。
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我是佛教徒，这种身份是藏不进口袋里的。作为一名佛教徒，目前的局势令我感到担忧，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佛教兴衰的深层含义。最近，缅甸一尊佛像被毁，这对佛教徒来说是悲哀的，但生活依然充满希望。我更担心的，是佛教观点的衰落与污染。如果以现代化、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来衡量未来的前景，那确实值得我们深思。

让我们回到这个事实：佛教已有2600年的历史，它非常古老——或许，真正的佛教早已失传了？

事情并非那么简单：几个世纪以来，闻、思、修的体系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。这一直是历代上师和护法者深思熟虑的课题。你们都知道玄奘的故事——他远赴印度，是为了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一切，尽可能贴近最初的表达方式。在西藏，也有许多国王致力于弘传、保存和翻译佛法。
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佛教研究从来就不同于本土民间信仰。过去曾有维克拉玛拉希拉大学、奥丹提普里大学和那烂陀大学这样伟大的学府，其传统延续至今。学者们在那里不仅习得学术知识，也经历了内在的心智训练。许多人亲身领受这些教导并付诸实践。

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：佛教与当今世界有多大关联？

非常贴切！比20年前更具现实意义。

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像埃隆·马斯克这样的人，这对佛教来说是个好消息。毕竟，这样的人越多……我最近乘车去高雄，后来才知道那辆车其实是无人驾驶的——我不会开车，所以我对此很期待！这简直是通往自由之门。像埃隆·马斯克这样的人越多，将来护理、律师、教师这类工作就越有可能由机器来承担。想想看，甚至连父母的职能都可能被机器取代。我已经为几个实际上是人为拼凑出来的孩子赐福了。

你看过《银翼杀手2049》吗？如果还没看过，一定要去看，这是一部好电影。我以一个男人的身份说：里面有个梦中情人。想让她白天留着60年代风格的发型？点击一下，发型就出来了。想让她穿上海旗袍？点击按钮即可。或者换成古印度《爱经》里的美人？再点一下就行。女士们，如果您想要一位更强壮的男士相伴夜晚，道理同样适用！

到了某个时刻，你的事业将变得毫无意义。这意味着，尽管令人遗憾，但现行的教育体系其实无足轻重，政治也是如此。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？一场严重的危机即将到来——一场身份认同的危机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。

你真的存在吗？如果存在，那是怎样存在的？也许我根本不存在。如果"我"不存在，那么"我"的显现与表象又该如何解释？佛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——它有八万四千种答案。

****提问者：****

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开示。我在这里学习佛教，想请教一个关于翻译的问题。您说过佛教传播到不同的国家，教义也被译成各种语言，但在翻译过程中，原意可能会改变或流失。比如英文的"suffering"无法充分传达"dukkha"的本质；玄奘没有翻译"般若波罗蜜多"，而是将其音译为汉字，保留了原词。也就是说，翻译成不同语言的过程中，已经有信息丢失了。请问如何护持佛陀的教义？

****仁波切：****

这是个重要的问题。佛陀留下了许多制衡机制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，教义分为了义和不了义两种。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全部典籍、逻辑、因明等等，就能获取所有必要的信息。我来简要解释一下。语言自然会影响文本的翻译方式和理解方式。

我想你应该知道，在佛陀的一般教义中，存在三种特征，即无常、苦和无我。如果一项教义不与这三个特征相抵触，你就可以放心了。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。在大乘佛教中，还有四种标志，也称为"印"，其中包括"一切有为法皆无常"等等。

让我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。佛教如今在各地都有人教授和修行。当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是压力、孤独和抑郁，于是人们被传授止禅和内观禅修的技巧。这让我这样的人感到警惕。到处都在传授的内观禅修——正念这个，正念那个——其中有多少是在无常、苦和无我的背景下教授的呢？

如今甚至还有冥想类应用程序。据称这些技法源于佛教，有些甚至被直接宣传为佛教技法。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好的冥想指导，而且有大量五星好评，我觉得它对很多人确实有帮助。事实上，其中一些是由市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开发的。打开这类应用，它会说："观察你的呼吸——吸气，呼气；如果思绪游离，就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。"如果应用开发者问我这是否是佛法，我会说："是的，这就是。"

我担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款应用的营销目标：改善睡眠、减轻抑郁、缓解紧张。而这些营销目标，恰恰与无常、苦和无我的教义背道而驰。这一点我们需要格外留意……当然，我认为我们甚至应该庆幸这类应用程序的出现。如果有人能因此改善睡眠，那很好，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。

回到翻译的问题。翻译成任何当地语言时，我欣赏玄奘的做法——他没有翻译"般若波罗蜜多"，而是将其音译。也许他认为，直译成"gone,

gone"——"已去，已去"，听起来实在太可怕了。这确实是个挑战，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。如果佛教沦为"不吃肉、保持微笑、礼貌待人、乐于助人、举止得体"，那就完了。周围会有很多好人，但不会有佛教。

****提问者：**** 时间的本质是什么？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相互依存，我们为何受时间束缚？

****仁波切：****

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问题的。如果你对学术哲学式的答案感到满意的话——佛教认为，时间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，都是虚幻的，就像"方向"这个概念一样。"无限的"、"最大的"、"最小的"，这些词语描述的都是幻觉。许多印度哲学家也并不相信时间这一概念真实存在。

如果你是从实践的角度问为何我们受时间束缚，那么答案是：认为时间存在，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。这一点适用于一切。比如，你从小以某种方式被对待，长大后便会认定自己就是那种类型的人——这就是条件性，佛教经典中对此有详细记载。

佛陀在一部经文中说，证悟需要历经三万亿劫才能实现。正当你开始想"哦，不！还要多久？"的时候，佛陀会说："你知道吗，从你发起菩提心誓愿的那一刻，到第十地的最后一刹那，相当于三个无尽劫——但时间流逝的速度，会比火花燃起又熄灭的瞬间还要快。"

这种说法的底气从何而来？源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融合。这就像把虚空一分为二——本来无可分割，但如果必要，为何不可以？正如可以把这块木头切大一点或小一点。这些细微之处必须保留，不应受所谓现代化的侵蚀。这不是你和聪明朋友喝咖啡时随口聊聊的抽象理论——它与你目前的处境直接相关。

记住，我说过，20年后，当我们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感受到那种存在的恐惧？那时，关于相对性的知识就派上用场了。

****提问者：****

谢谢仁波切。去年秋天，我有幸参加了在奥列尼公园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会议。在当今社会，正如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样，也有以"佛教"之名造成更多苦难的情况——例如性别不平等、种族灭绝，乃至暴力行为，都被冠以"佛教荣耀"的名义。您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佛教徒应该怎么做？

****仁波切：****

好，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。必须始终将个人与体系区分开来。佛陀说过："不要依赖任何众生，不要依赖任何人；要依赖教义，依赖真理。"所以，我们需要将佛教徒和佛教本身区分开来看。佛教徒也是人，也会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。因此，修行者必须聆听教义、思考教义、并将其付诸实践——或者至少

做到闻与思。

如果不去聆听和反思教义，佛教徒的数量可以很多，但他们会变得更热衷于政治，更执着于身份认同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佛教徒也只是普通人。回顾历史，佛教徒完全可以声称，他们所经历的灭绝、压迫和强迫改宗，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多。而这样的历史记忆不会消散。

试着和在缅甸或斯里兰卡失去土地的人谈谈，你会发现，此时此刻跟他们讲慈悲和空性，帮助实在有限。我要告诉你的是——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——你在佛陀的教义中，找不到任何一句说“让所有人都成为佛教徒”的话。事实上，如果让我选择，我甚至不想要那样。

其次，性别问题非常重要。纵观人类历史，任何地方都从未真正实现过两性之间的平等。东方比西方受此影响更深。在西方，至少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，人们正在谈论它、讨论它、书写它；另一方面，斯里兰卡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。性别不平等是人类根深蒂固的问题，这对佛教而言尤其令人遗憾——因为佛教最重要的象征与思想，恰恰都与女性息息相关。

年轻人把般若波罗蜜多简称为“般若”，而藏语里“yum”的意思就是“母亲”。如果你深入研习更为“深奥”的佛法，会发现女性在那里被视为……或许用“更神圣”来形容不够精准，但确实被视为比男性更为尊贵的存在。

然而，我不知道如何消除性别不平等。也许将来像埃隆·马斯克这样的人会解决这个问题，或者人工智能会。所有男人都懂得欣赏女人——我说的是真正的男人；真正的女人也是如此，真正的男人亦然。

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去看看《银翼杀手》，尤其是第一部——还有那本书，作者好像是英国人，读起来有点难，“安卓”这个词我认为就是从那里来的。那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：只有极少数非常非常富有的人，才养得起真正的活体宠物；其他人，包括中产阶级，都只能将就着养人工智能绵羊、人工智能狗和人工智能猫。拥有一只真正的狗，是极高的身份象征。现在人们背着Prada、Louis Vuitton来彰显地位，将来如果你真的养了一只狗，别人会说：“哇，他真的养了一只狗！”美妙。还想要更多？就在那里。

****提问者：****

如果你把佛教称为一条道路而不是一种宗教，那么我们所遵循的戒律以及对上师的虔诚，又该如何解释？

****仁波切：****

这就像一只泰迪熊。假设你是一位科学家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，专门教授引力定律。不久前你刚有了个孩子，你非常爱他，他真是个好孩子。然后你看见他正爬向悬崖边缘。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：“嘿，根据万有引力定律，如果你摔下去，脑袋就会摔碎。”最好的办法是拿出一只泰迪熊，晃一晃——教

引力定律的教授，此刻像熊一样咆哮！因为在那一刻，最重要的是救孩子的命。

可以说，佛教的许多教义正是如此。刚才那位年轻人问起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我忘了说这件事——我提到过，教义分为了义和不了义两种，这正是一种不了义的教导。不吃肉、剃光头，乃至对上师的虔诚——这一切，从究竟意义上说，都是幻化显现。

它们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你是科学家，为什么这里有熊？因为你有个孩子。

佛教徒常说："佛陀的教诲并非源于他的知识，而是源于他的慈悲。"我想把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与我今晚所说的话联系起来。毕竟，正是在这里，我们受到了殖民主义、现代性、西方化和全球化的影响。

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来自西方的现代佛教徒——例如来自纽约的——会说："香和蜡烛都是迷信！""上师是邪教！"于是这些全被扔掉了。"咒语、陀罗尼、祭坛——这些都是亚洲文化！"统统扔进垃圾桶。这个扔掉，那个扔掉。"打坐？这才更科学。"静坐被视为非宗教行为，不是亚洲的东西，不是偏见，而是直接经验。于是他们选择只坐着，并写书谴责香、蜡烛、上师、仪式和陀罗尼。现代人都被卷入了这一切之中。所以我说，殖民主义还没有结束。

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坐在冥想垫上与点蜡烛、点香并无二致，它们是等价的。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方法？它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发挥作用，就像救助跌倒的孩子一样。等到教授的孩子年满十七岁，泰迪熊的事自然就可以忘了——它不再被需要了。谢谢你的提问，你让我想起了之前忘记说的一部分内容。

****神话****

殖民时代的现代人、西方化的人们，都把这类东西称为"神话"，而"神话"总是遭人轻视，仅仅被当作一个故事而已。但佛教将一切都视为神话。民主也是一种神话，民主也是一种宗教。直到最近，它还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宗教，但现在它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。它有自己的寺院、庙宇、仁波切和灌顶仪式；它也有自己的派别："这是你的民主，这是我的民主"——黄发族的民主、红发族的民主、蓝发族的民主。这也是一种误解。

神话对佛教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只有神话才能告诉你真相。但真相太过坦诚，太过贴近生活，而神话能帮助我们跳出固有思维，更好地理解它。你刚才问的其实就是一个神话——泰迪熊。它们是必需的。但熊的模型需要改进和更新：刚出生一天的婴儿不会对它们感兴趣，对吧？并非所有玩具和方法都对每个人有效，对一个人有益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可能毫无用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****信仰问题****

这就涉及到信仰的问题了。我经常被问到："那么，你是佛陀的信徒吗？"我不知道中文里有没有"信徒"这个词，"信仰"一词略带负面含义。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，一位佛教老师是如何教导学生的。他认为

，在所有信徒中，科学家是最盲目的。那是几年前的事了。最近他在欧洲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被问及是否改变了主意——我想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参加了许多"科学与心灵"、"科学与佛教"之类的会议，他经常出席。他回答说，他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，反而更加确信了。因为科学家相信可观察的事物，而可观察的事物并不取决于观察者——这种信仰与对上帝的信仰有什么区别？

全球化和西方化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在此背景下，如何传播佛教的真谛？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可以在经典的佛教教义中找到——通过聆听与反思。但我预见到会遇到困难。
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在全球现代化初期，由于启蒙运动的缘故，佛教最终与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起被归类为"宗教"。它已经在那个分类里待了两百年，要把它打捞出来并不容易。还有另一个复杂因素：现代人会被佛教思想所吸引，他们会被空性——即万物相对的真实性——所震撼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因果关系以及佛陀的许多教诲都是如此。但有一件事肯定会减缓他们的脚步：与佛教相关的图像和活动。这种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，包括在西方，但仍然根深蒂固，尤其是在学术界。教授们非常害怕显得自己信教——希望我的教授朋友们能听到这个消息！他们的立场可以理解，我也尊重。他们希望尽可能保持客观，不希望产生误解。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客观性问题。

真正令人遗憾的是，人们对佛教善巧方便的宗教层面缺乏了解，反而将其比作泰迪熊。历史上不乏一些思想家，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反驳、否认偏见。但他们否认了这个，否认了那个，却也拿不出其他东西了。这就是佛教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或许"否认"这个词不太准确，但佛教否认了一切——全部。打开《金刚般若经》或《心经》，没有鼻子，没有耳朵，无法醒来——一切都被剥夺了。但与此同时，所有东西又都被善加运用了。这正是我之前所说的，那种能够同时享受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不可思议的能力。

这里很多人都熟悉《华严经》，这或许是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结合的最优美的文本。如果真理本身就是悖论，我们又该如何谈论真理？"这是黑色的"——说起来容易。"这是白色的"——也很简单。但假如这件事既是黑的又是白的，而观察者看到的永远只是其中一面：有时是黑色，有时是白色。你如何向人们解释这种黑白的结合？正因如此，《华严经》之类的经典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："一个原子包含着无数佛陀，但原子不会增加，佛陀也不会减少。"这已经超出了量子物理学的范畴了。

这个问题过于哲学化，我们还是先岔开话题吧，来谈谈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
描述你的一种感受。如果感到悲伤，你是真的悲伤吗？或许这只是一场幻象，一个矩阵。这是瞬间的魔力——以及你的感受。选择其中一个去观察，不要只沉迷于一种"颜色"，比如悲伤或快乐。它是由同情、爱、嫉妒、愤怒等各种情绪交织而成的复杂矩阵——你明白吗？

我不太擅长解释。但"混合在一起"并不像鼎泰丰的炒饭，因为在那道炒饭里，你可以把豌豆、米粒和煎蛋分开来看。但在这里不是这样——鸡蛋是米饭，米饭是西红柿，西红柿是豆子，三者兼具！很难解释。

你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和情绪。如果你只专注于一种感觉、一个想法并仔细观察它，那么你就会体验到整个矩阵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将体验到最极致的喜剧效果——顺便说一句，这就是解脱。然后你看到有人还在盯着鼎泰丰炒饭，你会发现他们只关注食材的组合，而不是矩阵本身，他们会抱怨："这道菜太油腻、太咸、太淡。"你会生起悲悯："哦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？"

这就是我对这个神话的解释。好的，或许还可以再问一两个问题。

****提问：****

谢谢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学习佛教时，对喇嘛——我们的老师——的信心非常重要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与我们分享您与老师之间最难忘的关系。对于那些正在学习如何将老师视为佛陀的人，您能否给出一些建议？

首先，我必须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所谓"上师"制度，完全属于密宗的范畴。在声闻乘中，他们谈到的是传授戒律的老师；在大乘中，提到的是教授大乘之道的老师；而在金刚乘中，老师的概念完全不同。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，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。实际上，这是另一种修行方式，而且密宗的修行方法非常广泛，可以选择的实在很多。

有些做法令人匪夷所思。例如，密宗中有金刚瑜伽母的修行法门：经过一百天的密集修行，离开静修地时，你必须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行五体投地礼。我只是举个例子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
不幸的是，上师的修行方式往往与人性因素混杂在一起，例如与父亲、领袖、教练或赞助人的关系。我有很多密宗老师，但我不能说我与他们在密宗层面的关系总是纯粹的。我祈祷并希望它能实现——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，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

这种修行看起来可能很荒谬。例如，你可以去找一位密宗老师发誓："从今以后，我永远不会表现出我是男人的样子。"这与其他人对你性别的了解无关，没关系，你只管修行。最近，一位瑜伽士去世了，我猜他可能是印度教密宗瑜伽士，快一百岁了。我读到他曾发誓永远不穿男装，总是穿着纱丽。现代人看到这种事会哈哈大笑。但仔细想想，正是这些事情让生活变得美好。在一个务实且唯利是图的世界里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我是在印度封城期间听说这件事的，深受感动，心想："嗯，当然，除了印度，还能在哪里发生这种事呢？"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嘲笑这个"亚洲疯子"。好吧，为什么不呢？对我来说，这比联合国会议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令人印象深刻。

关于我和老师的关系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有很多，我突然想起一件，说给你听。顺便说一句，我有好几位导师。其中一位是释迦族老师，他的一生本身就非常精彩。他说，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曾是一只麻雀妈妈，养着一群小麻雀。他说那一刻的记忆非常清晰——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……然后大概是被猫吃掉了，就这样。来世他成了保罗堪布仁波切，我们都叫他保罗仁波切。他说，他相信自己

因麻雀母亲之身转世，是为了偿还被那头野兽所欠下的业债。

不管怎样——他已经圆寂了。我想我当时大约十岁。我的另一位老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带我去探望保罗仁波切的遗体，到他的床边。保罗仁波切居住在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，一个闭关小屋里。夜幕降临，顶果钦哲仁波切说："我必须走了，你留在这里，可以睡觉。如果睡不着，就读读这些经文。"他给了我一些文字让我诵读，然后走到门口，回头问道："你害怕吗？"我当然假装说："一点也不。"顶果钦哲仁波切回答说："没错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真正应该害怕的，是活着的人。"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。

哦，我突然又想起一个！而且情节非常戏剧化。那时我们非常穷。我们在印度西里古里火车站等火车，那是一个噩梦般的地方。由于囊中羞涩，只能买没有座位的票。我和顶果钦哲仁波切就在站台上过夜，等候凌晨两点左右到达的火车。夜幕降临，人们陆续散去，站台上只剩下我们，还有另一户村民家庭，他们也在等同一趟火车。那时印度的车站没有照明，我们也没有手电筒，只有人带来了两盒火柴。

每当有特殊需要时，我们就点燃一根烟，至少这样还能维持正常。

戏剧性的是，大约在午夜时分，那户人家就睡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——那家人中的女人突然开始分娩了。一声尖叫划破夜空，孩子的父亲慌乱地四处奔跑，顶果钦哲仁波切则静静地祈祷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意识到那个孩子是多么幸运。当时我其实非常害怕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名女子尖叫了很长时间，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。一切在凌晨一点半左右才平息下来——而火车晚点，直到上午十一点才发车。

天亮之后，站台上到处都是血迹和污秽之物。但孩子和母亲一切安好，只是母亲已精疲力竭。我们试着给他们冲了奶粉，还拿出一些其他东西。

嗯……既然我们谈到了生育，就把这当作一个好兆头吧。

虽然我可以侃侃而谈非二元性，也可以谈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融合，但我那根深蒂固的二元习气依然顽固如故。所以，我仍然拖着这副粗糙的肉身，依然受因果关系的束缚。开始讲法之前我喝了太多水，现在膀胱已经撑不住了——我想，这大概是结束的好时机。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。